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河紀　目録　圖　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吳貽棟

繪圖監生臣趙源崑

史部十一

北河紀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北河紀八卷紀餘四卷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鷁已著錄此書乃其以工部郎中視河張秋時作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同前列河道諸圖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議河靈八紀詳疏北河源

委及歷代治河利病捜採頗備條畫亦頗詳明至山川古蹟及古今題咏之屬則别為四卷附後名曰紀餘葢河道之書以河為主與州郡輿圖體例各不侔也

國朝順治中管河主事閻廷謨益以新制作北河續紀四卷雖形勢變遷小有同異要其大致仍皆以是書為藍本葢其發凡起例具有條理故續修者莫能易焉肇淛著作甚夥而

明史於文苑傳中獨載此書稱其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其必有以取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河紀序

國家漕東南以輸天府浮會通河畫地而分三都水郎以時飭其隄防近稍增置厥員乃其遡魚臺而亘天津旁瀹乎汶泗洸沂濟漯淇衛漳洺滹沱諸水而悉節制之以為吾用則北河之履延袤持遠奉璽書以提衛諸路蓋其任若斯之重也賴天子神聖河伯効靈使者按故牘以時疏壅塞決而無復事矣去黄稍遠不藉其利亦不食其害乃盱衡而尋故轍則亦有奪張秋餖穀亭

逮南陽負薪沈辟之不暇者歲時小梗僣箸尤屢藉非涉歷深攷究覈胸中具有全河庸詎捐金錢而役徒隸漫以填陽侯之壑為吾譬之人身凡河渠之支諸經絡也河使引鍼石導治者也已事其醫案也二百年來病不一症治不一方案脉理而檢禁方而湯液灼熨之用吾可以無它求矣賊河之南北釃也豈其明德必禹之功戊已築而張秋奠夏村濬而新河通蠹而後有事焉行乎其不得不行猶之乎行所無事也乾巳成贅足焉

新不從爛頟焉不事事與太多事兩者皆譏已執其咎而復貽駢於後之人是經絡方術之未諳而徒以人費者也謝君在杭夙負通才華實兼茂閱歷既深成績可紀分曹北河章平成之多暇訪古河渠溝洫之志而更充拓之釐爲八紀信而可徵詳而有體繩繩乎有用之文也嗣斯職者展卷而周防蓄洩之術禁圍調集之規方程稍食之聚局以内思過半哉神而明之即漕河全局猶是矣或曰古今無同局奈何曰治水猶治歷也天

官者流雖有定度必時而測之禹躬胼胝豈無文書程於舊章而周爰荒度以勤于其官又余所佇望時賢而共期玄圭之錫者

北河紀序

北河紀者謝大夫在杭治北河之所著也其稱北河者國家轉漕之路自維揚至天津畫而為三而此直其北也三河皆治以部使者而北河所轄千餘里於賜履最廣其治所在張秋即宋景德鎮明興河屢決其地係武功劉忠宣先後奉命築塞費金錢無算易鎮名安平葢其重也自忠宣而後稍有寧宇然而汶濟之間南北建瓴漕艘往來倚諸泉為命涓滴供之尾閭洩之土脈一

枯泉源立涸故河之患患在水少清源以北漳衛合流注以滹沱灌以瀛海瀰然巨浸淫雨一零千丈立潰故河之患患在水多以歲之而列之曰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議河靈事詳而不枝記繁而不濫曰吾在河言河耳河之外非吾職也在昔為河書者始于禹貢禹貢所敘次首九河次濟漯孟氏謂疏之瀹之以為禹功者大較皆大夫部内九河故道雖久已湮沒而總之併入于衛河今不用疏而用隄濟水自任城漯水自

東郡皆達河入海今皆逆而為漕用泗上諸泉不見于禹貢亦濟漯之支也今雖用瀹而兼用積其治法與禹不盡同孟氏稱禹行所無事無事云者順水之性為之先驅以聽其所往耳非能有損益于水也今水少者欲使多水多者欲使少禹以人為水用今以水為人用微但人苦即水亦甚苦之由玆以談有事耶無事耶使禹生于今日將安施耶禹之史臣而紀今日之河事其能無意于玆編耶要于率用舊章因勢順流毋隳已成之

績毋徼難冀之功無事有事有事無事使河與人兩相習而不相害則大夫之志也大夫自為諸生即工古文辭所為聲詩靚深婉麗近世罕見其倫居官所至惟好讀書頃在都門日從余借秘閣書本抄録讎校窮日夜不休此其人宜置石渠天禄間乃通籍二十餘年更兩郡歴兩都皆舉其職而尚淹郎曹杜陵以工部稱何遜以水部著造物者殆以此官重大夫著述甚多皆必傳于世在河言河亦掌故家所不能廢者屬余謭事道安

平大夫出以相示使效一言余不習河事何以復大夫然嘗往來河上有槩于衷故臆而論之如此亦談河渠者之一吷也

北河紀目録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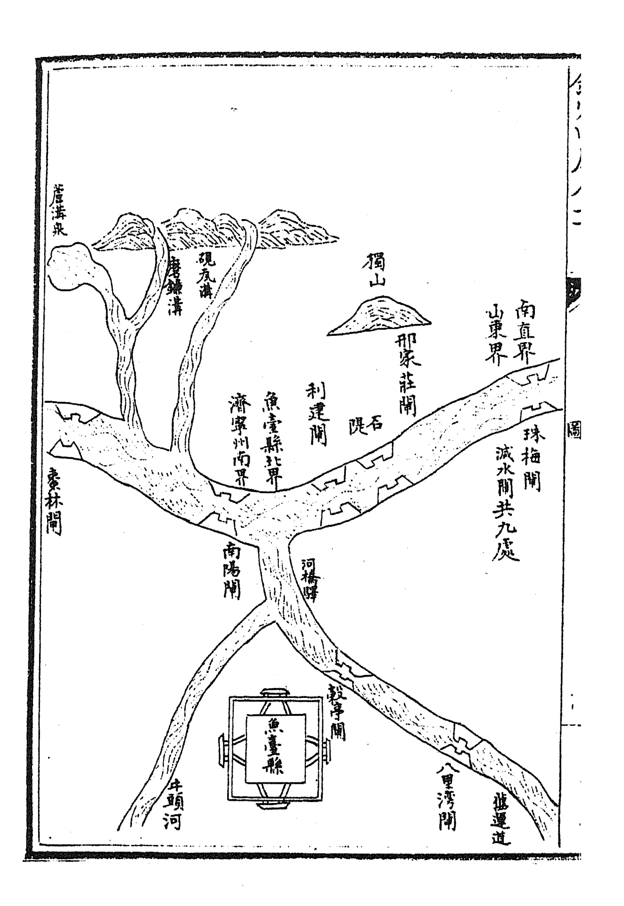
河議紀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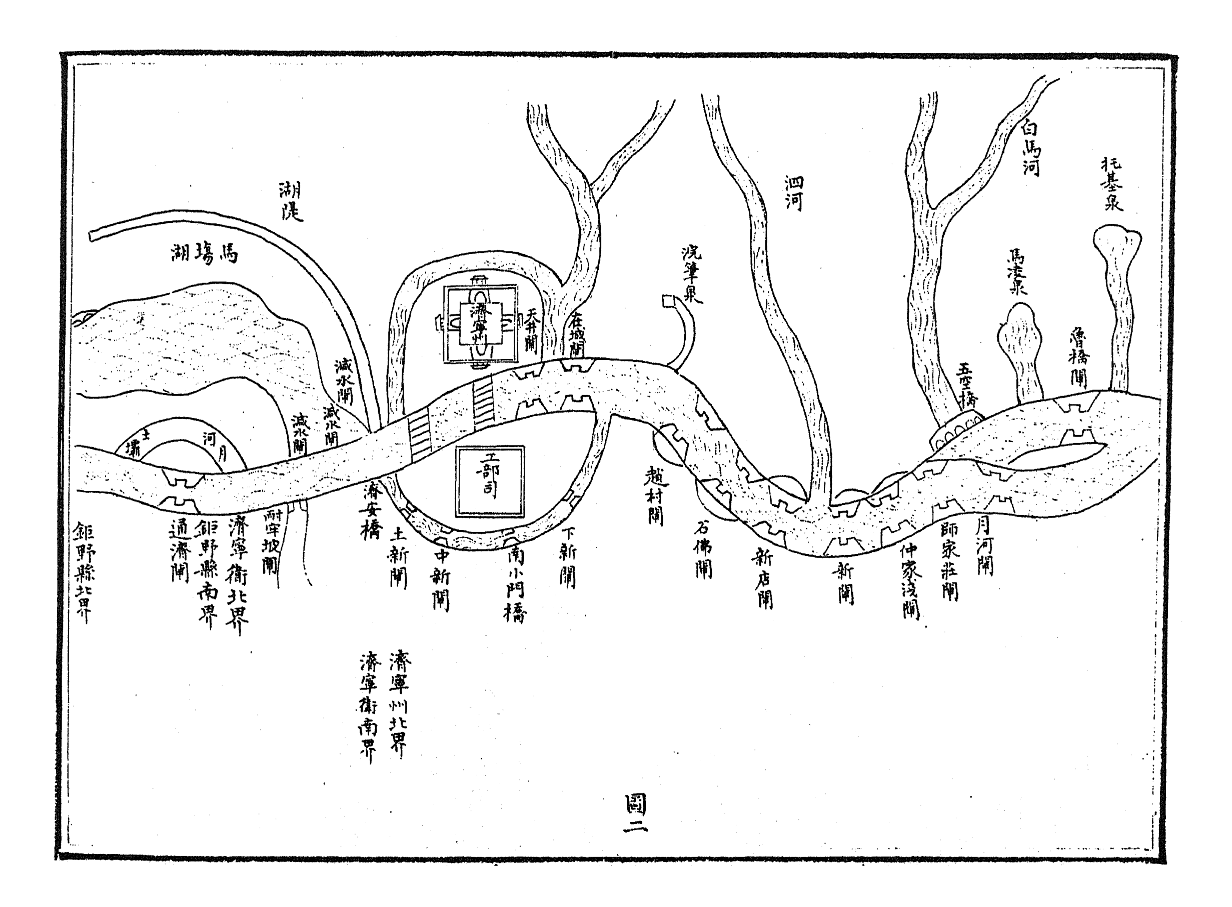
河靈紀

是紀也無所取裁大率以河事為主而文附焉其它山川往蹟以及古今志咏别為四卷命曰紀餘附於其後葢欲徵文以取信或未免掛一而漏萬也潤色損益以俟後之君子晉安謝肇淛識

北河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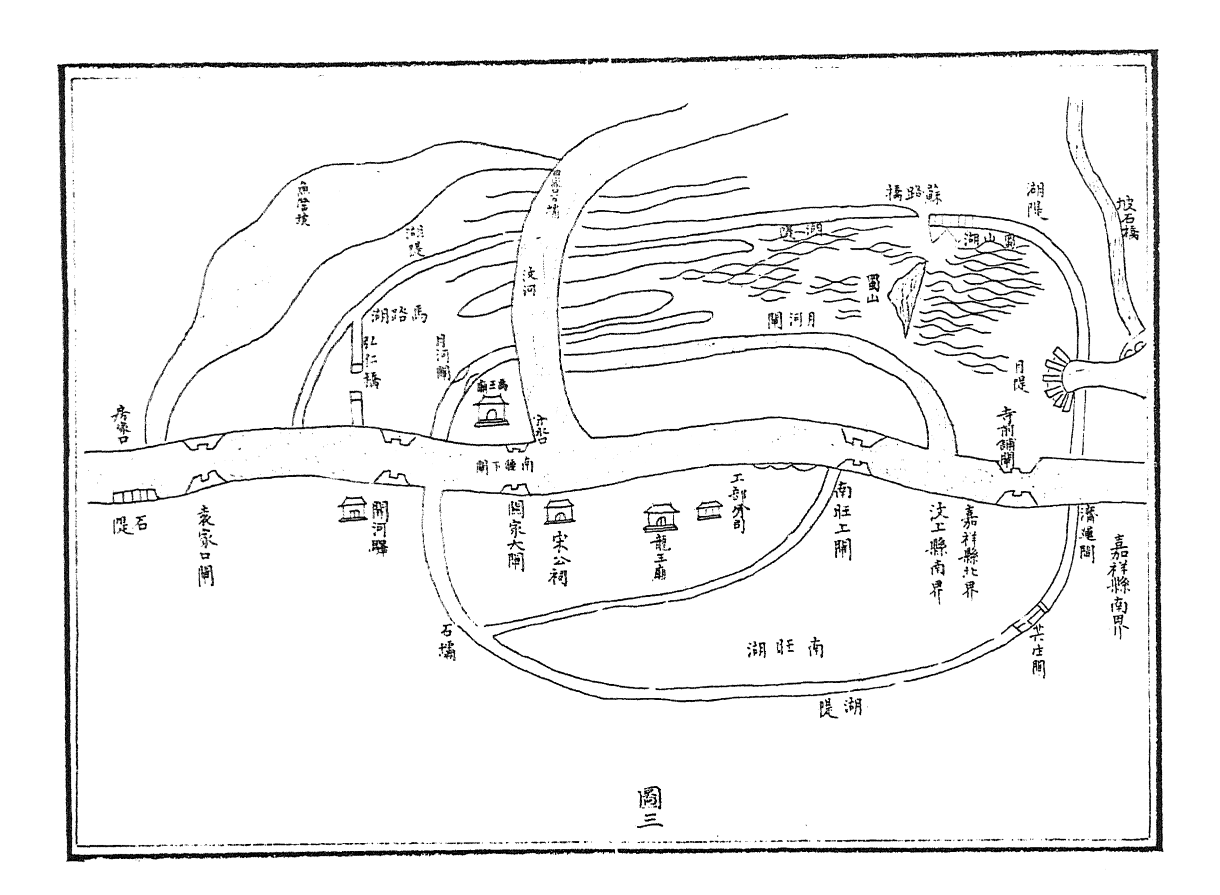


崖溝泉
磨鎌溝
硯瓦溝
獨山
南直界
山東界
邢家莊閘
利建閘
石隄
魚臺縣北界
濟寧州南界
珠梅閘
減水閘共九處
棗林閘
南陽閘
河橋驛
穀亭閘
魚臺縣
牛頭河
八里灣閘
漕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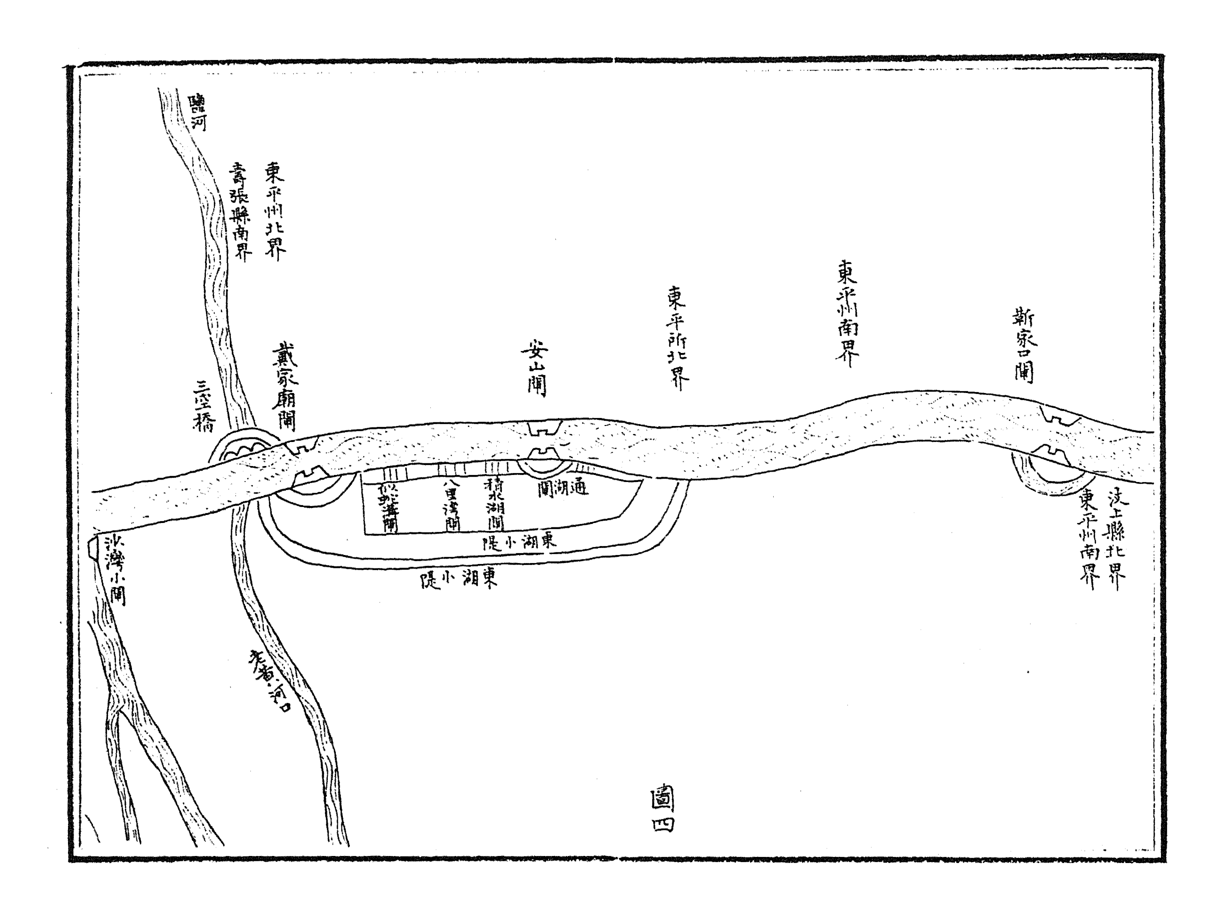
湖隄
馬踏湖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月河
土壩
天井閘
在城閘
濟寧州
工部司
洸筆泉
泗河
白馬河
托基泉
馬凌泉
魯橋閘
五空橋
鉅野縣北界
通濟閘
鉅野縣南界
濟寧衛北界
耐牢坡閘
濟安橋
上新閘
中新閘
南小門橋
下新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仲家淺閘
師家莊閘
月河閘
濟寧州北界
濟寧衛南界

圖二



魚營坡
湖堤
馬路湖
弘仁橋
月河閘
禹王廟
汶河
南旺下閘
蘇路橋
湖堤
蜀山湖
蜀山
月河閘
月堤
寺前鋪閘
石堤
袁家口閘
開河驛
宋公祠
龍王廟
工部分司
南旺上閘
汶上縣南界
嘉祥縣北界
濟運閘
嘉祥縣南界
石橋
南旺湖
湖堤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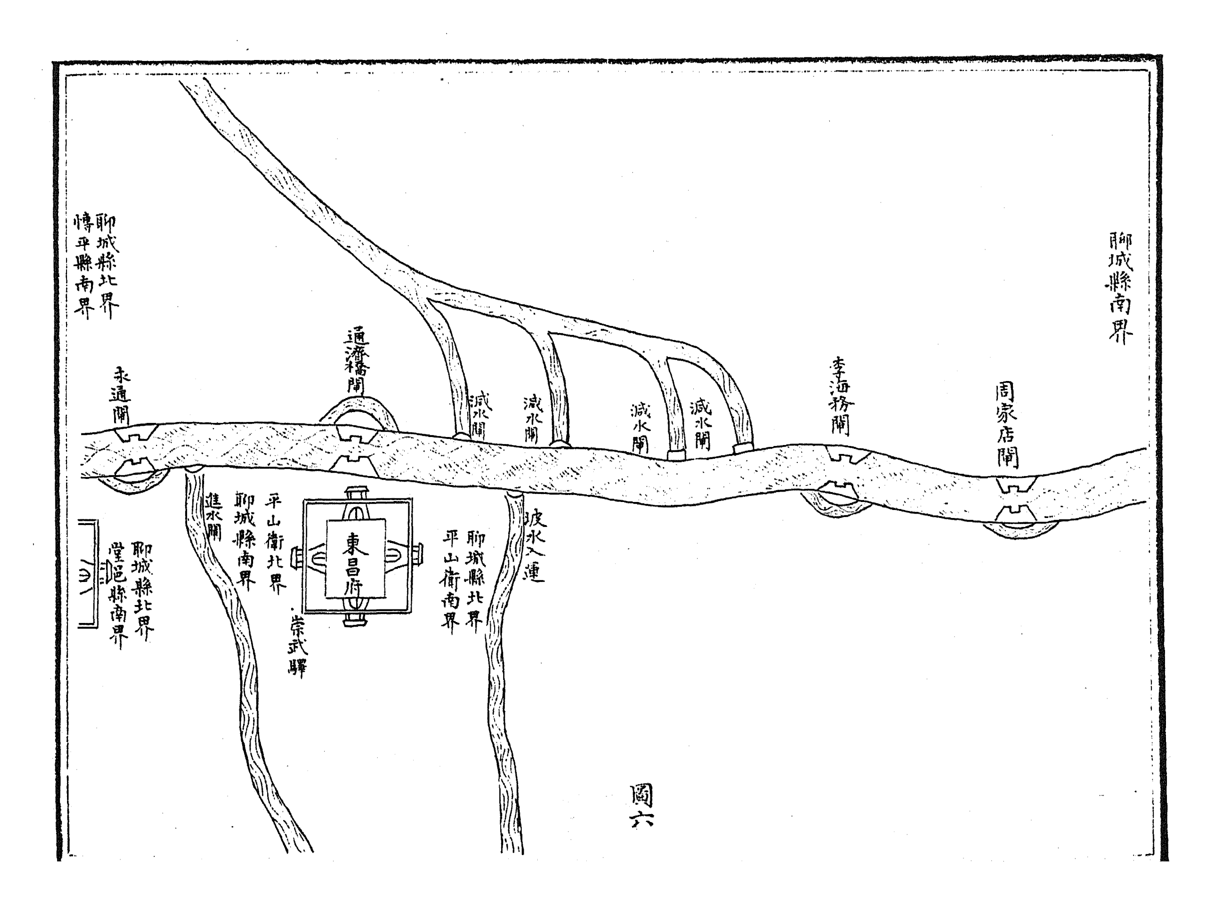


臨河
東平州北界
壽張縣南界
三空橋
戴家廟閘
安山閘
東平所北界
東平州南界
靳家口閘
汶上縣北界
東平州南界
通湖閘
積水湖閘
八里灣閘
似蛇溝閘
東湖小隄
東湖小隄
沙灣小閘
老黄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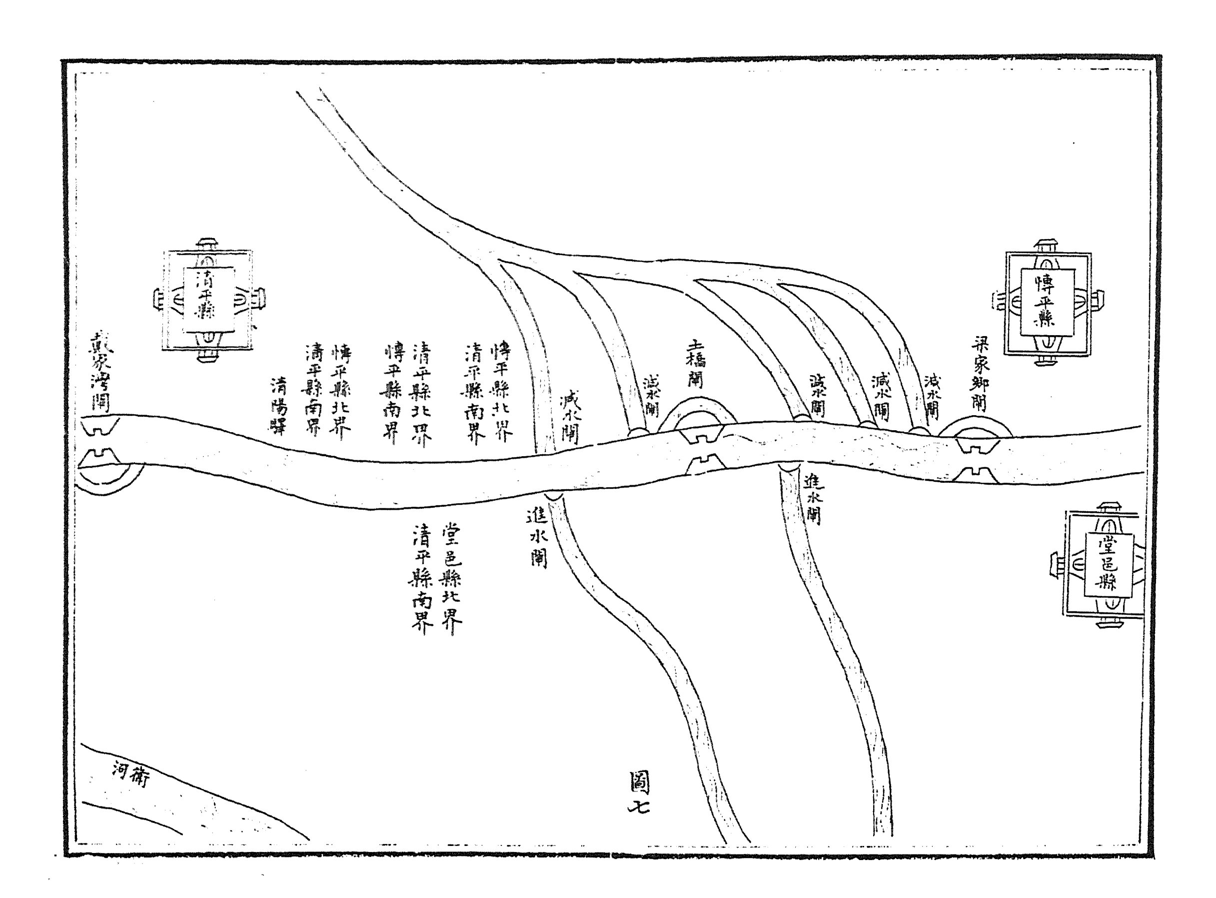
圖四

壽張縣北界
東阿縣南界
感應神祠
大河神祠
五空橋
鹽河
黑龍潭
張秋城池
荊門上閘
荊門下閘
阿城上閘
阿城下閘
七級上閘
七級下閘
陽穀縣北界
東阿縣北界
陽穀縣南界
夾河
減水閘
沙河
棗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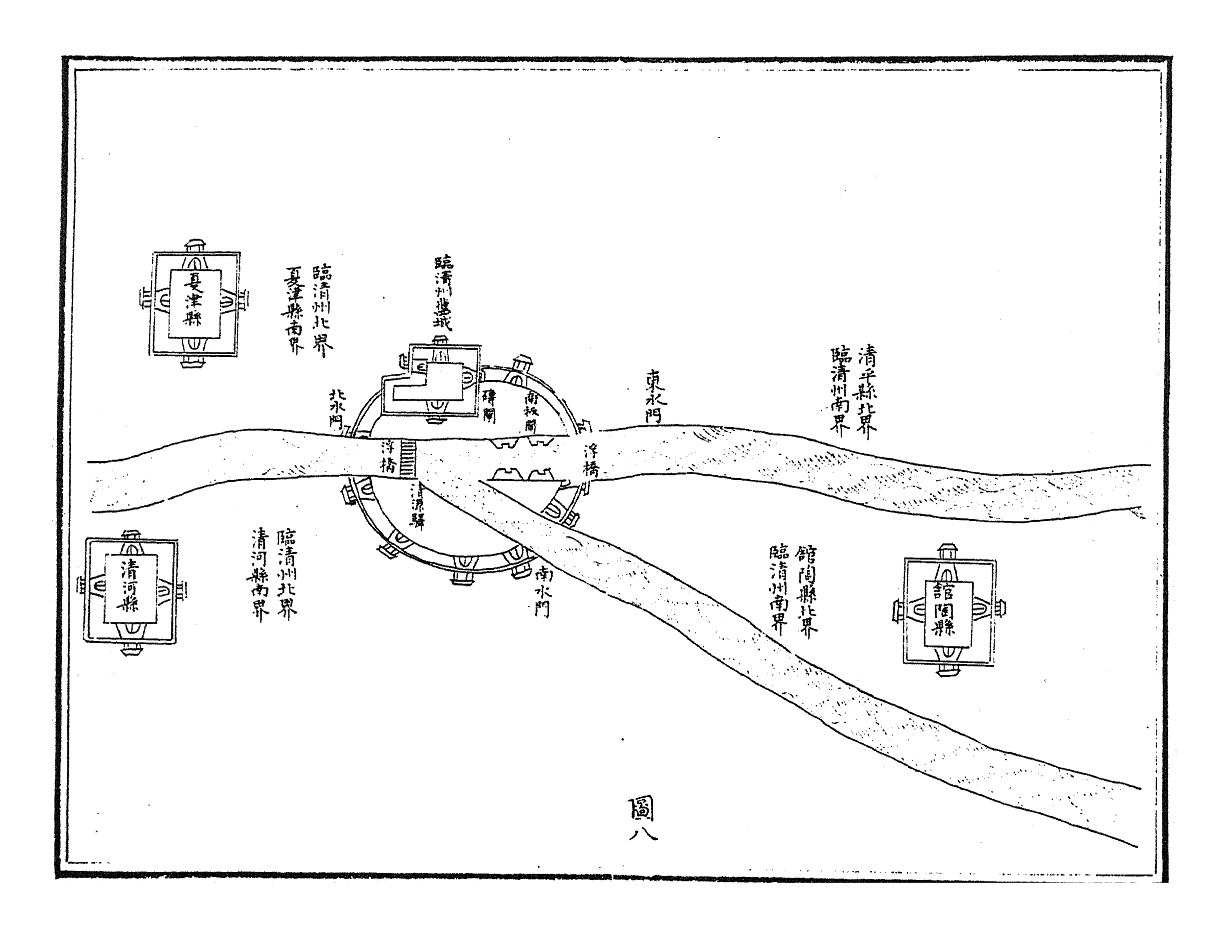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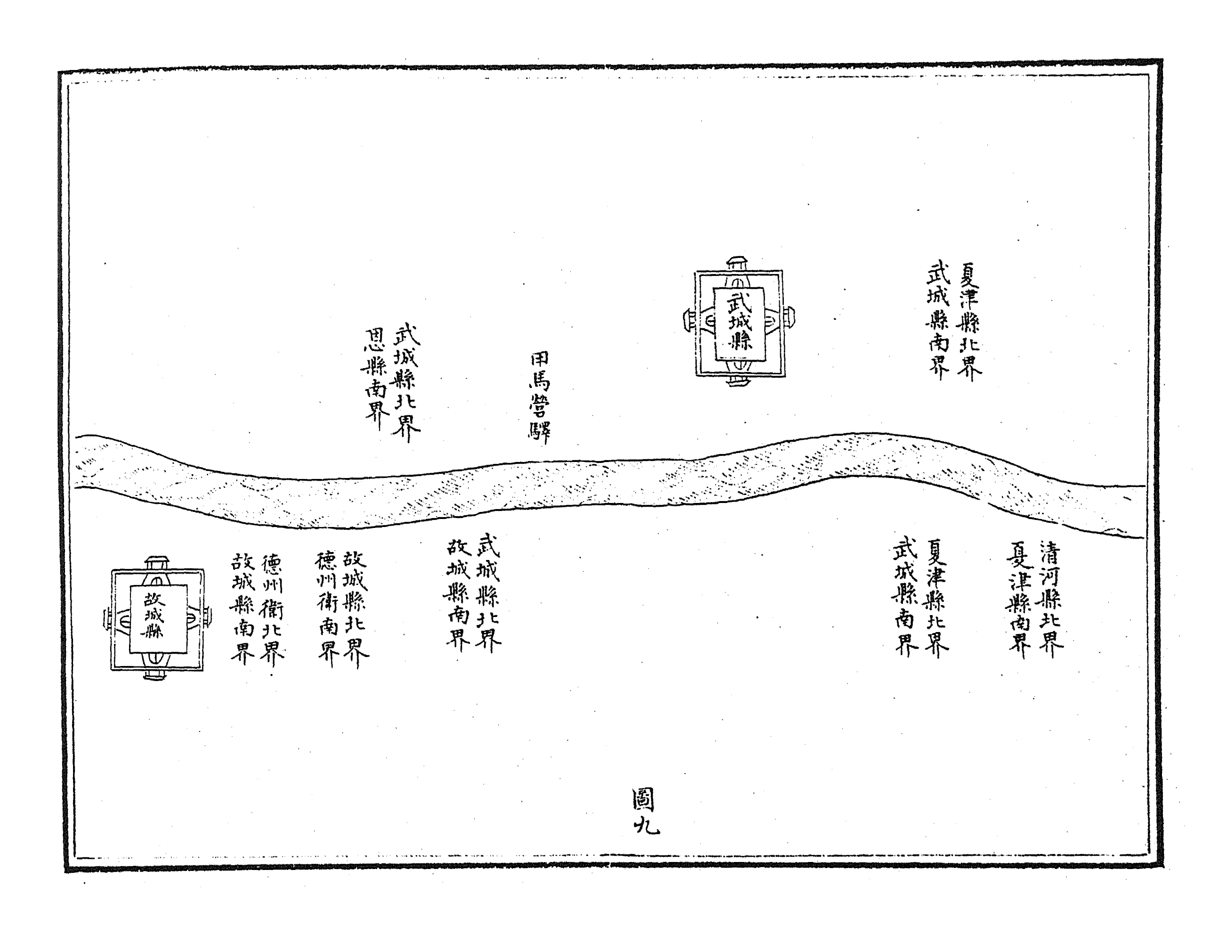


聊城縣北界
博平縣南界
永通閘
通濟橋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聊城縣南界
進水閘
聊城縣南界
平山衛北界
東昌府
崇武驛
聊城縣北界
平山衛南界
洩水入運
聊城縣北界
堂邑縣南界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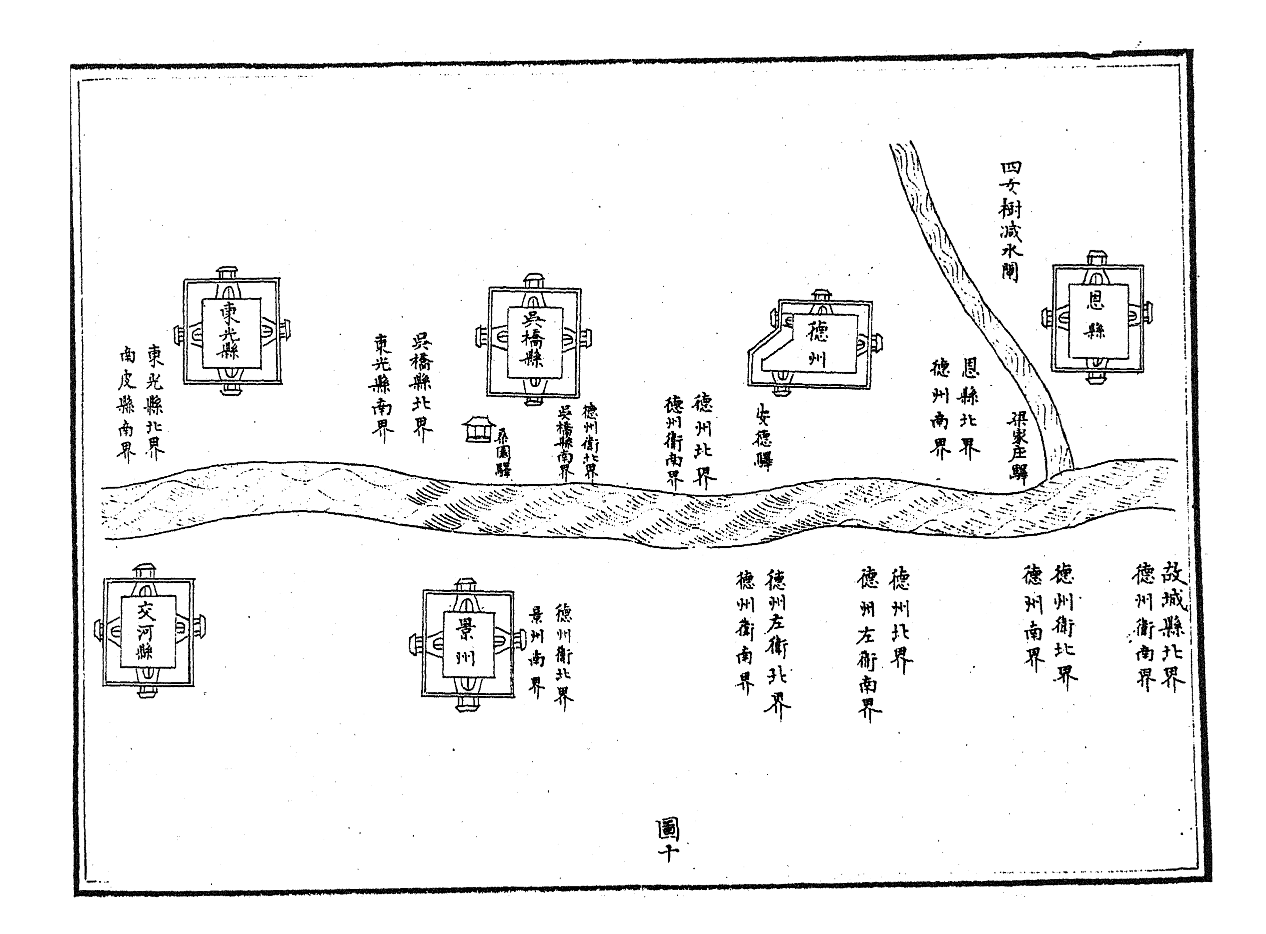
清平縣
博平縣
堂邑縣
戴家灣閘
清陽驛
清平縣南界
博平縣北界
博平縣南界
清平縣北界
清平縣南界
博平縣北界
減水閘
減水閘
土橋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梁家鄉閘
進水閘
進水閘
堂邑縣北界
清平縣南界
衛河
圖七


夏津縣
臨清州北界
夏津縣南界
臨清州舊城
北水門
磚閘
南板閘
東水門
清平縣北界
臨清州南界
浮橋
浮橋
清源驛
清河縣
臨清州北界
清河縣南界
南水門
館陶縣北界
臨清州南界
館陶縣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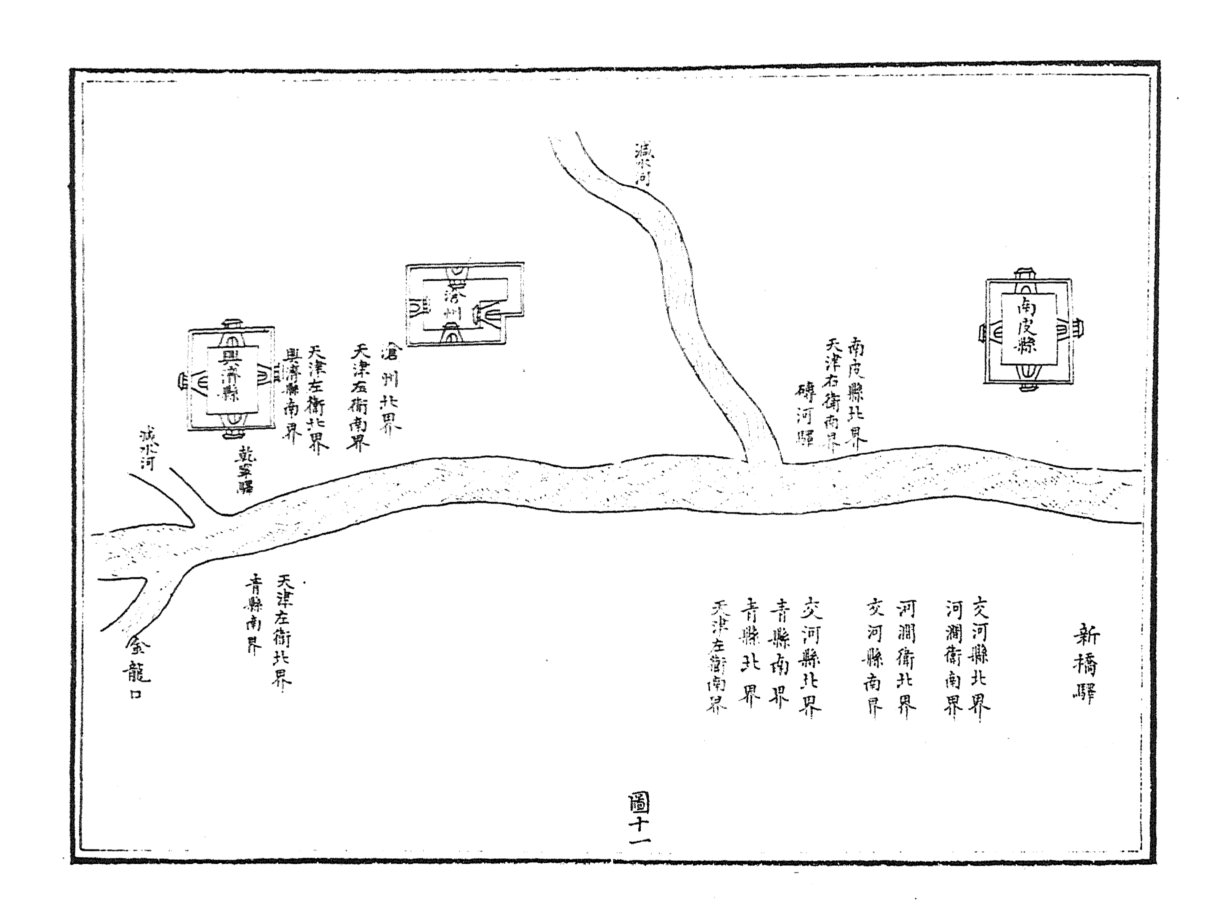
夏津縣北界
武城縣南界
武城縣
甲馬營驛
武城縣北界
恩縣南界
清河縣北界
夏津縣南界
夏津縣北界
武城縣南界
武城縣北界
故城縣南界
故城縣北界
德州衛南界
德州衛北界
故城縣南界
故城縣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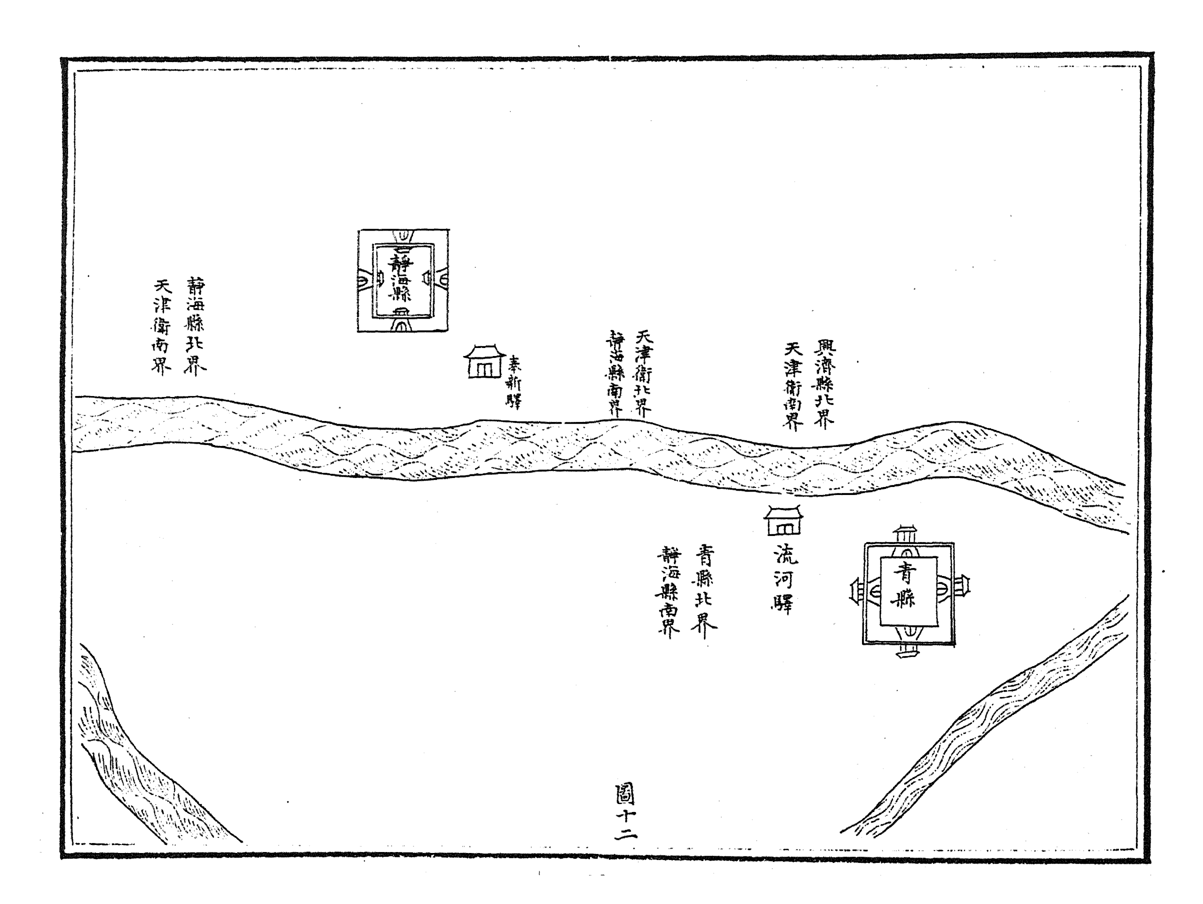
四女樹減水閘
恩縣
恩縣北界
德州南界
梁家庄驛
德州
安德驛
德州北界
德州衛南界
德州衛北界
吳橋縣南界
桑園驛
吳橋縣
吳橋縣北界
東光縣南界
東光縣
東光縣北界
南皮縣南界
故城縣北界
德州衛南界
德州衛北界
德州南界
德州北界
德州左衛南界
德州左衛北界
德州衛南界
德州衛北界
景州南界
景州
交河縣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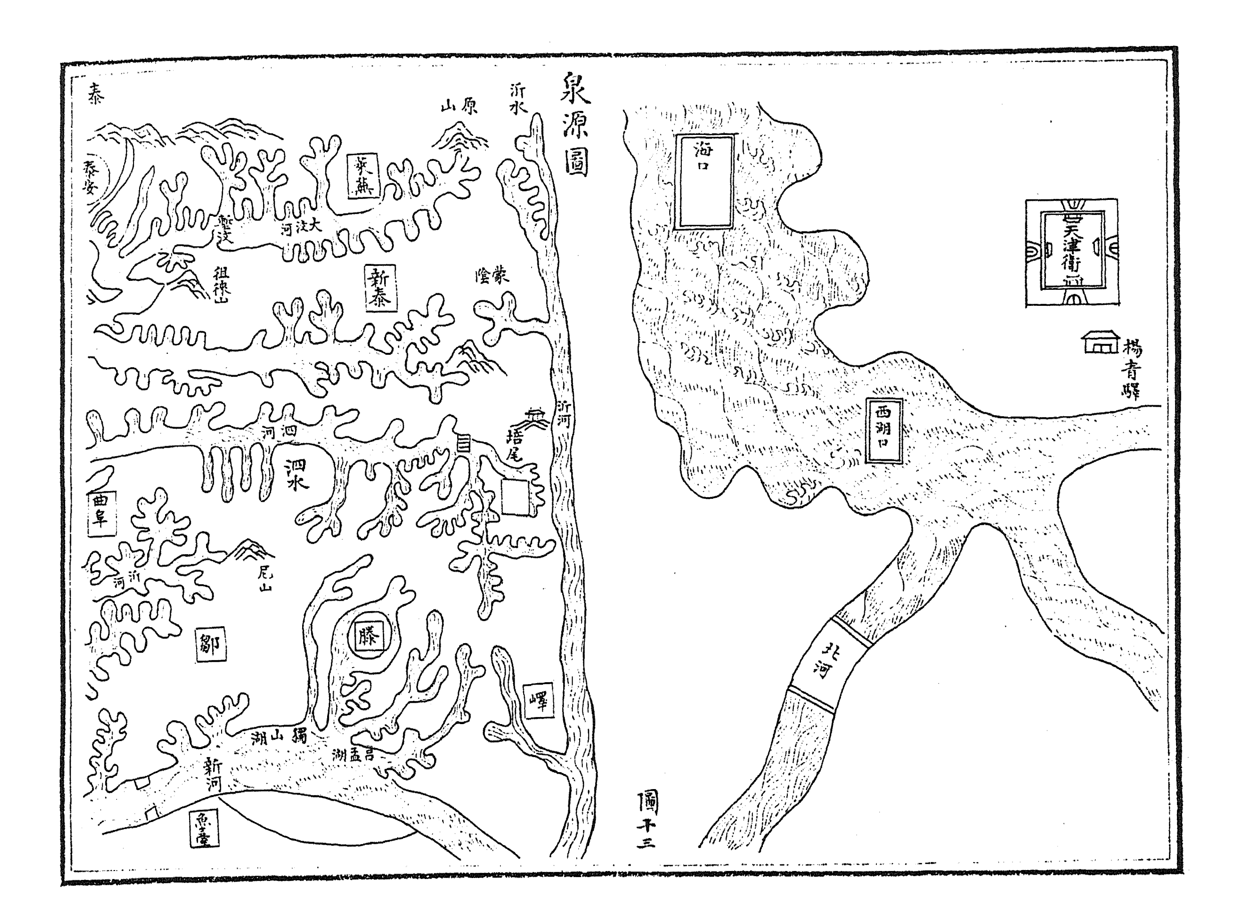


減水河
滄州
南皮縣
興濟縣
南皮縣北界
天津右衛南界
磚河驛
滄州北界
天津左衛南界
天津左衛北界
興濟縣南界
減水河
乾寧驛
金龍口
天津左衛北界
青縣南界
新橋驛
交河縣北界
河澗衛南界
河澗衛北界
交河縣南界
交河縣北界
青縣南界
青縣北界
天津左衛南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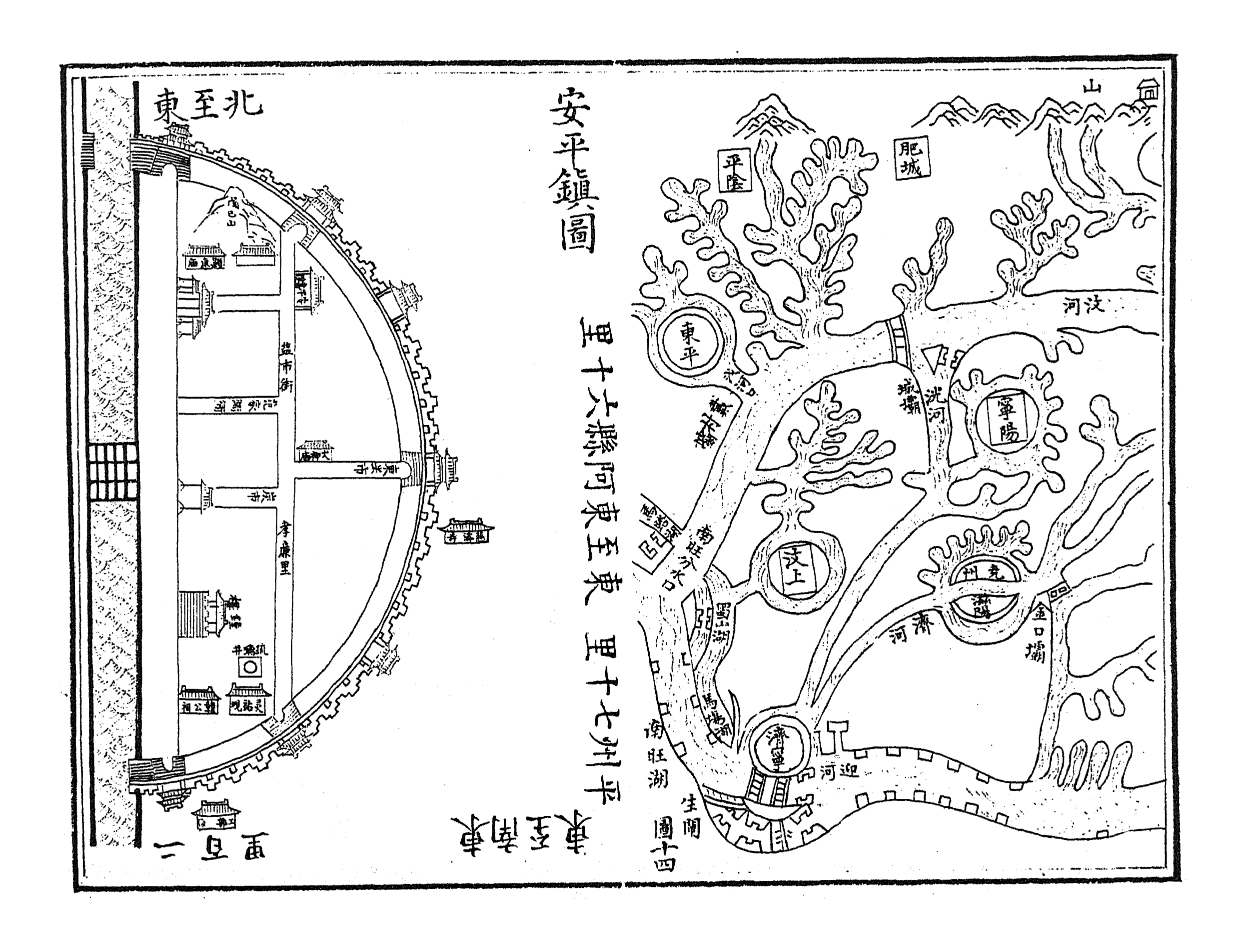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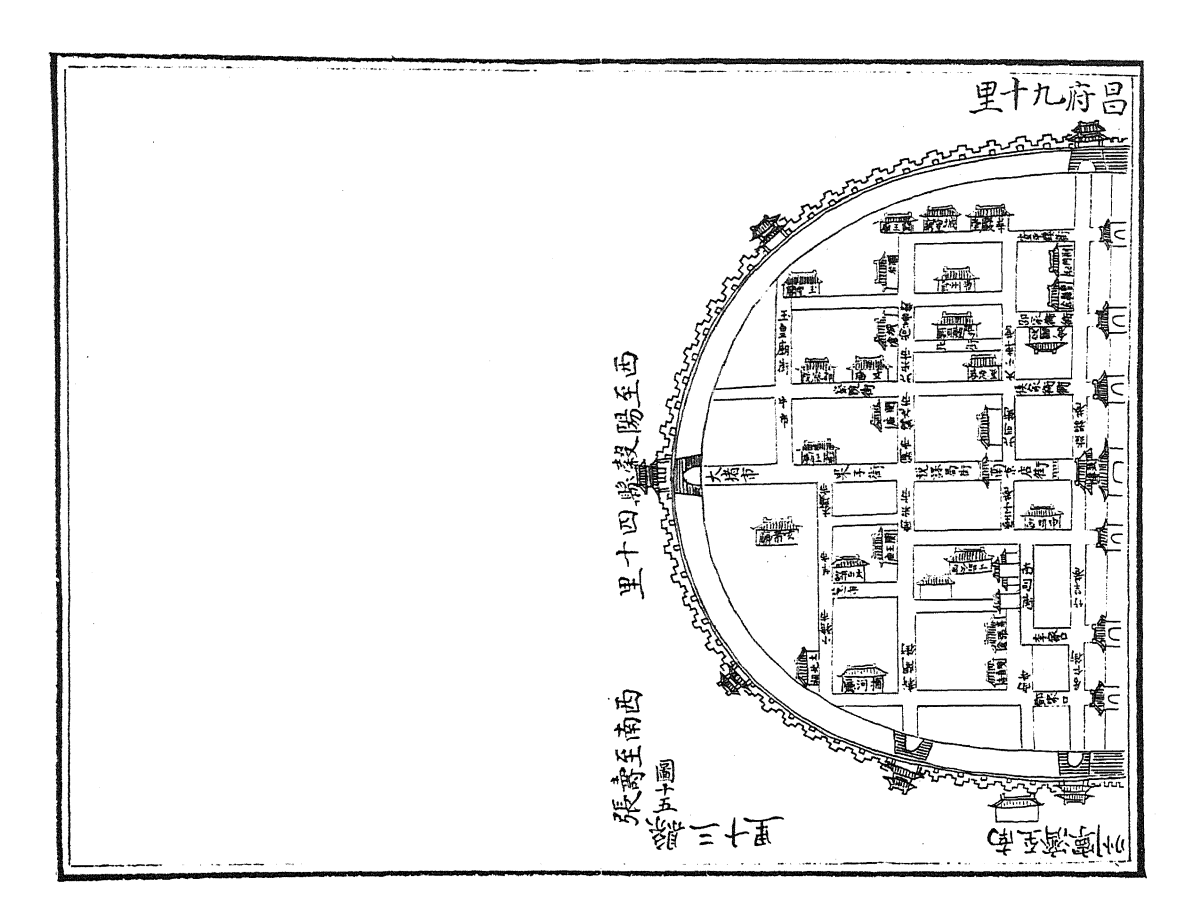


靜海縣
靜海縣北界
天津衛南界
奉新驛
天津衛北界
靜海縣南界
興濟縣北界
天津衛南界
流河驛
青縣
青縣北界
靜海縣南界
圖十二



泉源圖
泰
泰安
山原
沂水
萊蕪
汶河
大汶河
祖徠山
新泰
蒙陰
沂河
泗河
泗水
曲阜
沂河
尼山
鄒
滕
嶧
獨山湖
呂孟湖
新河
魚臺
海口
天津衛
楊青驛
西湖口
北河
圖十三


安平鎮圖
山
肥城
平陰
汶河
東平
洸河
寧陽
汶上
兗州
濟寧
濟河
金口壩
南旺湖
蜀山湖
馬場湖
鹽市街
孝廉里


昌府九十里
西至陽穀縣四十里
西南至壽張
大橋市
果子街

北河紀卷一

明 謝肇淛 撰

總叙

國家定鼎燕山一切軍國之儲取諸七大藩舳艫銜尾而入五千里不絶而江南十七焉江南之漕廣陵當其咽喉上江來者至自儀真下江來者至自瓜洲鎮由廣陵而達淮安為南河由黄河而達豐沛為中河由山東

而達天津爲北河由天津而達張家灣為通惠河之四河者天子使部院大臣總其政而分部以四尚書郎賜之璽書令得便宜行事惟是不腆之治南至魚臺北至天津統轄千有餘里任綦重治綦囂治而不知其政當尸官知其非所治者當侵官作北河紀禹畫既界都邑錯壤衣帶盈盈蜿蜒朝宗各有賜履無相軼也紀河程第一崑崙建瓴四瀆底定汶泗如綫旁及蹄涔聚毛為裘蘄於濟耳紀河源第二陽侯旱魃相遞為災畚鍤歲

興民不堪命非常之原衆所惧焉紀河工第三秉天之苻相地之行無實實無虚虚因而操之乃聽節制紀河防第四命吏棋置臂指相帥省試之以時黜陟之以歲歲事不脩繇官邪也紀河臣第五官常既臚庶績乃熙上行令下行意期無反汗而後即安紀河政第六跣者鹿而緺者肉聚訟棼如古人所歎擇其可見諸行者紀河議第七百神受職允猶翕河籩豆之事有司存矣故紀河靈第八終焉謝肇淛曰吾今而後知河之難也善

入謀者未必具地利有地利矣未必得天時三者既備有其舉之而物力絀焉任使之弗臧無論吏操三尺以從即旋舉旋蹟空糜金錢國家亦何利賴之有鯀以圮族殛而禹以行無事成知鯀禹成敗之故者知河事矣

河程紀

元世祖既定江南漕轉之路自浙西入江淮由黄河逆流至於中灤登陸以至淇門復由御河登舟以達燕京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兵部尚書李奥魯

赤等自今濟寧州開河達於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凡百五十里北自奉符為一牐以導汶水入洸東北自兖州為一牐以遏泗沂二水亦會於洸以出濟寧之會源牐分流南北其西北流者至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經東阿縣至利津河入於海其後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州以下御河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言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徑達於御漳凡二百五十里是名會通河會源以南為

逆以北為順南接豐沛北迄天津凡一千五百餘里而推輓之勞不事焉今列其程於左

沛縣泗亭驛北九十里至魚臺縣之河橋驛原有沙河魯橋二驛後併為一

九十里至濟寧州之南城驛在城南

一百里至汶上縣之開河驛在縣西南三十里

七十里至東平州之安山驛在州西南十五里

七十里至陽穀縣之荊門驛在縣東四十里安平鎮之西岸

九十里至東昌府聊城縣之崇武驛在城東

七十里至清平縣之清陽驛在縣西南三十里

六十里至臨清州之清源驛在新城内西北隅

七十里至臨清州之渡口驛

七十里至武城縣之甲馬營驛在縣北三十里

一百一十五里至德州之梁家庄驛在州南七十里

七十里至德州之安德驛在城西北

七十里至德州之良店驛

七十里至吳橋縣之連窩驛在縣東五十里

七十里至交河縣之新橋驛在縣東五十里俗名泊頭驛

七十里至滄州之磚河驛在城西南

七十里至興濟縣之乾寧驛在城西

七十里至清縣之流河驛在縣北四十里

七十里至靜海縣之奉新驛在城西

一百里至武清縣之楊青驛是為天津入於海自此而北復為逆河矣

北河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河紀卷二

明 謝肇淛 撰

河源紀

元初漕路自中灤登陸其後自任城開渠以通漕任城者今之濟寧州也則濟寧之南即中灤矣按元史灤河源出金蓮川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盖自徐沛而北河流漸微故灤河雖通東平州而力不任漕及開會通

河以至臨清則自臨清而北衛水之流盛而漕復可以飛杭而濟矣此會通河者衛水不南河水不北獨賴汶泗沂洸諸泉以濟其流者也

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泉至静封鎮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與小汶河合小汶河之源出新泰宫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於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為二其一為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别為洸水其

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四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中開會通河乃於寧陽之北築堽城壩以遏其入洸之流於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受濼澢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鵝河鵝河者故宋之運道也涸而為渠汶水由之

又西南十五里謂之黒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六分北流四分南流入汶之泉百四十有四在新泰者二十有五曰太公曰北陳曰南陳曰北鮑曰路踏曰南師曰魏家曰名公曰張家溝曰柳溝曰西都曰孫村曰西周曰西周新曰公家莊曰劉都曰北流曰古河曰萬歳曰劉杜曰周家曰崖頭曰和莊曰名灣曰靈查在萊蕪者二十有四曰海眼曰坡里曰湖眼曰朱家灣曰張家灣曰蓮華曰鵬山曰趙家曰坡草灣曰郭嬢曰韓家溝

曰牛王曰王家溝曰半壁店曰小龍灣曰烏江岸曰鎮里曰薛家莊曰水河曰魚池曰新興曰賀家灣曰渌馬曰青陽港在泰安者四十有七曰張家曰木頭溝曰龍灣曰梁子溝曰謝過曰馬兒溝曰風雨曰周家灣曰鐵佛寺曰清曰鳳凰曰阜泥溝曰雲潭曰鯉魚溝曰范家灣曰板橋灣曰北滚曰順河曰井曰滄浪溝曰吴山溝曰梁家莊曰顔謝曰濁河曰斜溝曰羊舍曰力溝曰龍堂曰東西二柳曰小柳曰黒虎曰海旺曰新莊石縫曰水

洑曰韓家莊曰上曰奐曰馬蹄曰朔港溝曰水磨曰狗
跑曰報恩曰陷灣曰胡家港曰馬黄溝曰龍王曰坤溫
在肥城者九曰黄家曰吴家曰臧家曰董家曰鹽河曰
開河曰拖車曰馬房曰清在平陰者二曰新柳溝曰泊
頭在寧陽者四曰龍港溝曰龍魚曰魯姑曰濼澢山在
東平者二十有五曰獨山曰洌曰芭頭曰源曰郝家曰
淨曰新曰大黄曰二黄曰鐵鈎嘴曰半畝曰餙饍曰安
宅曰浮汶曰大成曰張胡郎曰主老溝曰蓆橋曰吴家

曰安圈曰高家莊曰坎河曰灰曰蘆曰徐家莊在汶上者六曰龍鬬曰薛家溝曰趙家橋曰雞爪曰濼澢曰馬莊在蒙陰者二曰官橋曰卞家莊按齊魯之間水由地中行處處皆泉也故舊泉十七新泉十三與府志所載詳略不同下倣此泗水之大源出於陪尾山之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亦因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於卞城其西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縣之北境南流入之自北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里

分為二流北曰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為一西至兖州府城東五里金口閘東沂水雩水入之沂水大源出尼山之麓過曲阜南而至雩水出曲阜南馬跑泉過鄒縣境而至總謂之泗水入兖州府城而西至於西門之外納闕黨蔣詡七泉合而成流謂之濟河至城西過上樓閘杏林閘凡六十里至濟寧城東屈從南門合於洸入於漕泗水諸源之泉在本縣者五十有九曰珍珠曰趵突曰黑虎曰淘米曰雪

花曰繁星曰蓮花曰白石曰濤靡曰雙晴曰甘露曰甘露新曰卞莊曰奎聚曰新開曰新開二曰響水曰紅石曰涓涓曰湧珠曰三台曰天井曰琵琶曰驪珠曰石壂曰石竇曰石液曰雙石縫曰石露曰杜家曰石井曰里澇溝曰蔣家曰曹家曰趙家曰合德曰東巖石縫曰龜陰曰龜眼曰龜尾曰鮑村曰珍珠曰醴曰醴前曰七里曰大王溝曰小王溝曰蘆城曰西巖石縫曰三角灣曰吳家曰黄溝曰獄陵曰石河曰壁溝曰馬莊曰馬跑曰魏莊在

曲阜者五曰横溝曰埠下曰新安曰城北新開曰蜈蚣沂水諸源之泉在曲阜者十有九曰珠河曰詠歸曰雙泉曰還泉曰輞泉曰柳青曰茶泉曰城北新泉曰城南新泉曰新泉曰連珠曰温泉曰濯纓曰巧泉曰曲溝曰青泥曰青泥曰新安曰埠下曰近温泉兖州府城之西而會於泗者爲滋陽之泉曰西北新泉曰東北新泉曰闕黨泉曰古溝曰負瑕曰上將詡曰下蔣詡曰驛後曰紙房新泉而其自入於漕者則濟寧浣筆泉

永樂中既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入洸之流而洸河幾絶然堽城之南官莊河之入於洸者如故但其源微而流不長成化十一年主事張盛復為堽城石閘稍分汶之支以益之遂西南流至濟寧南門會沂泗二水入于漕官莊河之源出於寧陽之九泉曰柳曰金馬莊曰古泉曰古城曰蛇眼曰井泉曰三里溝曰張家曰李家滕縣之境東為三河口合流入漕三河者沙河薛河南石橋河也

沙河有二北沙河之源出嶧山南流繞龍山之左至滕縣北受七里泉又南分為二流其一出休城南至於馬家口其一出休城北受大吴泉又西受北石橋泉又西受白水白水即界河也其源出於龍山西麓總而曰北沙河南沙河即漷水源出述山之麓西流會以黄約山諸泉又過鳳凰山東納鼅步泉又南過華盖山納石溝泉過滄浪淵納明河水西而入於漷水會南梁水總而曰南沙河此兩河者故由三河口趨湖隆慶元年築黄

甫等壩開辛章支河十二里遏之使北以滙於湖由南陽入漕而滕縣之泉入沙河以達於漕者曰北石橋曰三里橋曰七里曰大烏曰交溝曰趙溝曰荆溝曰劉家溝曰趵突曰三界曰龍灣凡十一泉

薛河之源出寶峰山東諸泉謂之西江西流而納永豐鳳凰二泉至於薛山故曰薛河南流而納東江之水又西而納玉花三山二泉南入南明河故由三河口趨湖隆慶元年築東邵等壩開王家口支河九十六里使之

南由徽山入湖從地坼溝入漕而滕縣之泉入薛河以達於漕者曰魏家莊曰黄溝曰白山曰温水曰黄家泉并玉花三山凡七泉至三河口而會者曰石橋泉至吕孟湖而會者嶧縣之泉曰龍王曰搬井曰許池曰許由曰温水南石橋河即俗稱牛溝水南流與沙薛為三河及沙逷而北薛逷而南惟此河改從佃户屯入漕而滕縣黄溝泉亦滙焉南自沛縣之珠梅閘北至魚臺之南陽閘長八十里皆新河也而魚臺之泉曰東龍泉曰西

龍泉曰平山曰古泉曰廉家曰聖母曰黄良曰中溢曰高家西曰高家東曰河頭曰聖水曰廟前曰何家曰陳家此十五泉者合流而至硯瓦溝由南陽入於漕

自濟寧州之魯橋閘北至師莊閘二閘之間為五空橋泗水南流與白馬河之水入之白馬河之源出於九龍山西過鄒縣受蓼河之水西北折而南流受鄒縣之泉曰鱔眼曰孟母曰東家溝曰白馬曰岡山曰白莊曰三角曰柳青曰淵源曰黄溝港曰程家莊皆會流而入魯

橋又有托基泉入於棗林閘蘆溝泉入于南陽閘

御河之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門泉東引淦洹淇三水流千里為館陶會漳水又北九十里為臨清與會通河合是河也漢名屯氏隋名永濟渠又名御河以其源出衛州又名衛河

漳河之源出山西之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之臨漳分流至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入於漕至萬歷初漳河北徙由魏縣入曲周釜陽河而館陶

之流絕

衛河北流至于青縣之南滹沱河之水入之滹沱河之源出於大鐵山自代郡鹵城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岔河口入運河合流而北至於天津入於海

黄良泉記畧　元頎　舉

皇慶元年壬子東平景德鎮行司監丞奉議大夫劉公莅官之始克勤乃事凡所轄去處躬親閱視隄岸

之界下者增築之水脈之淺澁者疏通之泝流尋源自北而南過古之任國歷今之魯橋涉泗汶合流之次里幾一舍而抵黄山之麓覺其土脈膏潤復進而前得泉沮洳而出可以濫觴者數穴泓澄於沉沙之間俯而探之温如湯掬而飲之甘如醴以杖引之遂勢而行又如蛇之赴壑就命役夫鑿為溝港注之於河其流甚順溶溶洩洩不舍晝夜即召彼故老詢所稱呼莫有知者因以是泉出乎黄山其性

甚良宜目之曰黄良泉遂勒諸石以告來者遣以禮命文於予予特佳公之任職也效其能以成其事泉之遇公也出乎隱以彰乎名一舉而二美并故樂道之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明湯節 盧江人
參將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其殿宇巋然林木蓊鬱鳥聲樵唱雜焉於中傍有泉曰珎珠曰趵突曰㴸米曰洗鉢曰響水曰

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澄如湛如其流環
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卞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
曰大玉溝小玉溝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巖石
縫西巖石縫三角灣等泉合流于泗會于曲阜之沂河
轉于天津閘會通河沿淮達海永樂已亥漕運前總兵
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爰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
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右通政王孜郎
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不減顧公之能正統已未朝

廷簡事之宜所司請罷是舉其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余時董督糧儲心計指畫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以典其事乃請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傅弼等官銜命來兹仍疏導之其利澤及於人多矣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余親詣泰安州等處疏通大小泉源踰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繇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故跡得聆耆耋者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余聞而益喜泉之舊

有名者勒珉以紀之無名者立石以表之用為名山勝槩之助尚慮未旣復同泗水縣官訪于邑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泉無巨細皆為之開鑿以濟不通事旣集遂書以識之使後來者有所知焉時正統九年八月也

蛇眼泉記略

吳寛 長洲人吏部尚書

國家遷都于燕其食貨之人悉資舟檝由京師而南舳艫凡數千里不絕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

階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又孰非泉源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滔滔汩汩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濬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特設主事分治之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公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脉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濬導如法勤敏之稱徹于中朝顧所至露處無以為風日之庇乃築亭泉上名曰觀泉求予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托于山水

若柳之愚歐陽之釀可以槩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盡其用于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自娛而已若廷儀則以泉為職者也方其從事于斯歷曠野入重山可謂天下之至勞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沛然濟河渠載食貨以給國用亦可謂天下之至樂故泉一也停蓄而無為覯之者樂其適已發洩而有用覯之者樂其濟世初廷儀受代為吾友徐君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狀流衍具載于編計百二十餘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

且滿任而閱黃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練達詳慎特推舉其職殆無難者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龍鬬泉記略　　　陳　佩 閩懷安人 東平學正

冬官尚書郎喬君廷儀奉命督濬東泉委出濟漕舍檝躡屐窮幽陟險抵於汶上之東北越四十里許登灤當山乃見怪石特出堅壤蹲起有泉一泓涓涓南瀉度其勢必有殊勝因建小亭以時舍止又西迤三里至龍鬬

泉泉脉湧沸若两虬相擊其左右則皆翠羽之木龍鱗之石下則一派南流皎拖晶練奔放縱激寒冽清漾於是順勢於自然命官集衆操鍤備畚濬源泝流決排壅塞使由魯溝入會通河因搆亭一楹翼然泉上每視泉時憩息而聽政名曰觀泉繚以周垣樹以杞柳扃啓以時以屏嚻雜工成乃遣汶上丞徵記於余余讀衛武公之詩曰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又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内夫武公衛之元老既有蠻方之寄猶然不廢於洒掃之末

乃知藎臣慮周天下事無巨細罔不殫乃厥心耳且漕河非泉不流而石傍山霤往往發源於層巖沓嶂之間治水使者憚於露宿以濬其源以故壅於泥沙分於田圃而不能自達漕河者衆矣喬君之治水也凡得數百泉而其遠於郡邑者皆令朔亭駐節以布水政雖若細故無裨於民而使後之人不憚露宿以濬泉源其所裨於漕運以裕夫國計者實大蓋又非洒掃庭内之比者也君名縉家於洛陽漢儒喬仁之裔仁傳大戴禮世相

沿襲君雖以詩魁鄉薦尋以禮登壬辰進士令來職水凡所効於水者靡所不究而君之才固不止是吾之所望於君者亦不止是顧嘗一臠而知一鼎之味矣

柳泉記略

王大化 儀真人工部員外郎

柳泉出寧陽城西舊入于洸以達于泗末流浸淫淪于沙者幾七十年非其性也嘉靖丙戌默泉吳子來董泉事補偏刮垢式克有緒越明年丁亥周爰詢咨迺召屬吏語之曰胡村之南可棄也其壞惡洸河之東可渠也

其勢下道且古河之西可引也夷而徑也僉曰唯唯因
請于少司空蘭谿章公公曰盍亟圖之于是卜日料工
指洸之兩涯曰牐此則為牐者二蓄洩時矣指邑之南
曰橋此則為橋者一涉無病矣指民田麗于西河之西
者曰易此則罔用厲矣蓋心計而身親之不憚瘁焉導
若泉東至于洸又東至堈河折而南又東入于蛇眼金
馬諸泉既與瀷合于泗而其利猶夫舊也經始于丁亥
秋九月之朔迄戊子春二月告成渠之長以步計二千

一百七十有六廣七步有奇石以尺計一千九十有五甎以塊計如其數以斤計者灰一萬六千八百四十觔二百三鐵一百六十椿木以根計五百四十稍柴以箇計八百三十力役于泉夫以名計五百二十財取于贓役以斤計者三洗河灘地償之民者以畝計一十有八夫以數十年湮廢復之一旦無違時無狃常無問有司默泉者可謂無負其職也遂為之記俾來者觀焉

新泉序

張克文 新淦人工部主事

國家輓東南數百萬粟遡流達于京都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脉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濟南北前人之計周矣文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遍歷諸泉其曲徑危梁不能輿者躡屐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歷州縣有之召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夫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使者不及睹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以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于舊額蠲其遠役而調停焉如是而

民心悅遂報新泉三十六處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抑不見聞乎水涸舟膠既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蓆草焉懼其涓滴不為用也夫已涓滴而塞其流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故序其說如此

論踈龍鬬泉略

張純 漳浦人工部主事

斯泉之始出也會濼濇諸泉以出魯溝河水勢盛大即

陪尾之趵突徂徠之濁河不多讓也迂迴四十餘里而至蒲灣泊則地漸平矣由泊而至金龍口又若少昂然者是以諸泉水阻不得下稍有漲漫則盡由蒲灣泊以出柘浪橋民田往往渰没而金龍口亦隨以淤是于民則害而于運則失其利也歲丁卯五月分水幾告竭矣試調衆一疏濬之旬日間閘河水若增四五寸然則疏濬之功可待時乎隄蒲灣以防其漫濬金龍口以順其流此其喫緊也

廢泉論

泉之資于漕大矣而亦有不必用者如蒙沂之泉所以濟邳河然自塞孫家口黄河悉由徐吕至邳則邳無資于泉也是以弘治中廵撫徐公源議棄此泉且并夫省之蒙沂之民至今利焉滕嶧魚之泉所以出沙河而并及二洪然自鑿新河諸泉雖由吕孟等湖入運而湖波浩蕩自有餘濟則滕嶧魚之泉有可也停夫以寛民非與然河之遷徙靡常姑自我朝論之嘉靖十三年水

行趙皮寨穀亭流斷二洪告涸向非天助其順自衝夏邑以出小浮橋則人力如之何哉十九年決雞鳴岡由渦經亳以入淮二洪又涸向非王公以旗力開李景高口則二洪幾不濟矣然猶幸其可以智力成則人亦天也今所恃者天耳萬有不測甚而人力無所施則二洪涸安得不賴滕嶧魚之泉乎邳河淤又安得不賴蒙沂之泉乎是不可不預待也

北河紀卷二

北河紀卷三

明 謝肇淛 撰

河工紀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金隄今在濮州南迤東北抵安平鎮）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於平原（今德州）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

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即今衛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濆金隄凡灌四郡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改元河平隄在今安平鎮之南延亘鄆濮

鴻嘉三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

其言使馮鐫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怒是歲渤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使者賑之從許商等議故不塞詳見河議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塚墓憂及決東去元城無水故遂不塞

隋煬帝四年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名曰御河

周世宗顯德初河決東平楊劉口遣宰相李穀監治提

自陽穀抵張秋以遏之然河決不復故道分為赤河
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
苦水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於東南十五里
神宗熈寧元年河溢恩冀等州都水監丞宋昌言屯田
都監内侍程昉獻議開二股河以導東流司馬光是其
策請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東流漸深即塞北
流放出御河以紓恩冀之困從之既塞北流而河自其
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泛濫恩德諸境時方濬御河乃

罷其役專治東流

四年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幷塞第五埽決口

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水入于河決口亦塞

八年發卒萬人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

徽宗崇寧元年冬詔開臨清縣壩子口增脩御河西堤

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静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黄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萬餘工脩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

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脩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脩築又取棗强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為椿木

元世祖至元七年役夫一千疏浚武清縣御河八十日竣工

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水夫併力脩完之

二十六年以壽張尹韓仲暉言遣尚書張孔孫李處巽董夫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開河引汶水達舟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凡六閱月竣工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

百四十八賜名會通河
二十七年遣漕副馬之貞率放罷輸運站户三千脩濬
會通河道易牐以石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
印率令史等往職廵視督工至泰定二年竣工
大德五年詔脩灤河東西二隄用工三十一萬
延祐元年以大船入會通河有礙餘船不得往來乃於
金溝沽頭兩閘中置二隘閘臨清置一隘閘各濶一丈
止許一百五十料船得入其後民乃造長船八九十尺

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比至閘內不能回轉又阻餘船
又於隘閘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間相離五六十
尺如舟至量長如式方許入閘
順帝至正六年河決九年脫脫為丞相薦都漕運使賈
魯於帝用其策十一年四月命魯為總治河防使是月
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
通行十一月畢工詳見歐陽玄記
國朝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命大將軍

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縣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而會通河淤乃自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入河

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濟兖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赴工之人一萬五千濬元會通河又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計於東平州東六十里戴村舊汶河口築壩導汶水西南流由黑馬溝

至汶上縣䳺河口入漕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北衝張秋潰沙灣東隄以達於海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治之至十四年五月罷役

景泰三年以沙灣決口久不塞運道膠淺遣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治之五月隄成六月大雨河復決十二月遣工部侍郎趙榮治之復遣都御史王文祭告大河之神

四年二月築沙灣決口功成五月復大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道絶復遣石璞往十月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乃於開封金龍口筩尾廂開渠三十里引黄河水東北入漕河以濟運

成化間開濟寧西河自耐牢坡至堈墕口長九十里汶水入焉改耐牢坡閘名永通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溢流自金龍口黄陵岡東經曹濮衝張秋運河命刑部尚書白昂治之役夫三十五萬遂

塞金龍口於滎澤開渠導河由陳潁至壽州達於淮又築渠堰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

五年河復決金龍口由黃陵岡北趨張秋絶運河而東掠汶入海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六年二月以浙江布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佐之役丁夫十二萬乃先疏祥符滎澤上流東入於淮又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出之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張秋決口又於黃陵岡之

東西築長堤各三百餘里金龍口之東西築長堤各二百餘里於是黃河東流經歸德徐州達於淮而張秋之決遂塞八年二月河功成賜鎮名曰安平大夏等陞賞有差

十四年二月以通政韓鼎言築安平鎮顯惠廟地基并瀕河堤岸

嘉靖三十一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

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曹縣自棠林集以下分為二支其北一支逩豐縣華山出飛雲橋至湖陵城口漫入昭陽湖沽頭一帶運河湮塞命工部尚書朱衡治之先築馬家橋東隄五十餘里遏河使出飛雲橋盡入於秦溝乃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河患始息

命都御史王文治河勅景泰三年

勅曰近聞南京地震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渰沒禾稼遠近乏食或至流移及東昌府接連河南地方往因

黄河奔潰北流散漫衝決漕河隄岸阻滯官民運輸雖
嘗遣人脩濬尚未有經久計此皆朕所晝夜在心不遑
暇食者也朕以爾為憲臣之長素有幹濟之才特命往
理其事凡所至處茍有可以安輯國家拯濟生民通順
河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爾廣詢博訪便宜而行
有應奏請及與山東河南廵撫方面府州縣及公差官
員會同計議從長處置者竝聽議行務在停當舉之有
益行之無弊凡前數事為之果有成效爾即具奏還京

爾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命戶部侍郎白昂治河勑弘治二年

勑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為二股流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於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間有淤沒隄岸多被衝塌若不趂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繫匪輕今以爾曾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

至於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脩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趁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恤周備毋令下人逼廹剝害違者輕則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問刑衙門問理爾為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為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

仍將修過緣由幷用過工料數目造册奏繳以憑查考

故勅

命工部侍郎陳政治河勅弘治五年

勅曰朕聞黄河流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隷平曠之地遷徙不常為患久矣近者頗甚葢舊自開封東南入淮今故道淤淺漸徙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渰没勢逼張秋運道瀕水一盛難保無虞廷臣屢請脩濬且言事連四省不相

統攝須得大臣總理庶克濟事今特命爾帶同本部員外郎陶嵩署員外郎事張謨前去會同各該巡撫巡按督同布按二司直隸府衛掌印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一帶直抵運河躬親踏勘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脩築以防其決會計樁木等料若干着落各該軍衛有司措辦然後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大小起倩附近民相兼在官人夫趁時用工務使民患消弭運道通行不可虛應故事然此係國家大計凡事

有相關及勑内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停當便宜而行文武職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四品以上幷方面軍職參奏爾受兹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仍撫恤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工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委任其勉之故勑

命副都御史劉大夏治河勑弘治六年

勑曰朕聞黄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河合流由南清河口入海所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境遷徙不常屢為民

患近年汴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河南之蘭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渰沒逼張秋有妨運道先命工部侍郎陳政會同各該巡撫巡按等官設法修理今幾半年未及即工而政物故有司以聞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蓋非細故且聞陳政所行多有非宜故詔有司會舉僉以爾大夏名聞故特陞爾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理其事爾至彼先須案查

陳政所行事務酌量其當否當者緒續之否者改正之會同各該巡撫巡按都布按三司及南北直隸府州掌印官並管河官自河南工流及山東兩直隸河患所在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脩築以防其決及會計椿木等料有無而設法分派軍民夫役多寡趁時起集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在萬全毋貽後患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已春暮運船將至勑爾即移文總督漕運

巡河管河等官約會自濟寧循會通河一帶至於臨清相視見今河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船往來有無阻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既通方可遡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用工以施疏塞之方以為經久之計必須役不再興河流循軌國計不虧斯爾之能此係國家大事凡勑內該載不盡事理爾有所見或人言可采聽爾便宜而行一應文武職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

下徑自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並方面軍職參奏

爾受朝廷重託尤當晝夜籌晝勉圖成功不許苟且靡

率勞民力於無用糜財用於不貲以致生他變仍須撫

恤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功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於

委任其勉之慎之故勑

命平江伯陳銳等同劉大夏治河敕弘治七年

勑曰朕惟天下之水黄河為大國家之計漕運為重卽

今河決張秋有妨運道先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未

見成功茲特命爾等前去總督脩理爾等至彼會同大
夏相與講究次第施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并管河官
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隷河患所經之處逐一躬親踏
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補脩以防
其決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横潰何處應浚深以收其汎
濫或多為之委使水力分散以瀉其大勢或疏塞並舉
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
必以當急為先今河既中決運渠乾淺京儲不繼事莫

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
歲額斯爾之能然此乃國家大事或勑内該載不盡事
理爾等有所見聞聽爾便宜而行其一應合用竹木麻
鐵等料應役軍民夫匠人力如原先科派起集不敷方
許量添不可輕信人言過為科差恒念此時瀕河軍民
方困饑疫不幸值此大役甚不聊生萬一功不成物為
徒費或生他變悔之何及各該司府州縣等衙門委任
集辦并借用順帶夫料等項不許推調稽違誤事有應

奏聞者奏來處置其見用官屬涉不勝任者不必改委
所委文武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罰
重則文職五品以下拿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
方面軍職參奏究治爾等受茲重任必思廉以律已勤
以建功廣詢博訪事不必專於一已深謀遠慮計必出
於萬全仍禁戢下人使不敢怙勢作威以凌人招賂受
惜物用使不至假公營私以浪費冒支所用軍夫尤宜
用心撫卹必使勞逸均平不至失所如此則役不徒興

而大功可成矣不然則勞民力於無用之地棄民財於不測之淵咎將誰歸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滄州導水記略　元王大本

黄河既南徙九河故道遂以湮没漳濱不與同歸獨行二千里會于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汩汩視黄河伯仲間耳垠岸高於平地亦猶黄河之水下成皐虎牢而東也皇元定都于燕漳河為運漕之渠控引東南居貨千檣萬艘上供軍國經用巨商富賈懋遷有無胥此焉出

至元五年秋八月大雨河決八里塘之灣為口者三湍流滚激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瀦而澤滙而淵黿陘而蝸産焉場圃而魚生焉蕩析離居之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邇水行故地第有屯府小左衛曲防之阻無由徑達泰定閒鄉民呂叔範抗疏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又為大渠以洩水莫不舉手加額以承無疆之休繼有方命圯族實繁有徒乘時射利遂以復塞

今則牢不可破矣脫因不䕄者以國學上舍生聞其言慨然以為己任而不辭聞者壯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堧破其築若摧枯拉朽去其壅如決癰潰疣義民所趨水亦隨赴始屯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直而壯彼自度非敵逡巡而去事可以稽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因刻石以遺後來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楊文郁

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

外冏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
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
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徒民一萬三
千二百七十六户除租庸調奈道經茌平其間地勢卑
下遇夏秋霖潦牛僨輹脱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
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警行居騷然公私以為病久矣
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
河比陸運利相十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

琿源言為然遂以都漕運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信其可成於是丞相相哥合同僚敷奏且以圖進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傭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

其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濬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趣之滔滔汩汩傾注順適如廹大勢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濱渠之民老幼攜扶纍觀徊翔不違按堵之安喜見泛舟之役于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為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而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為八政之首易稱舟楫

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既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彊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于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絶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

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隨時豐歉權事重輕以深致曲
成萬物之意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因竊迹輿地圖若
近代遼氏金源氏皆嘗立國當時經度曾不是思豈不
以興王之功非僻陋者所能與而前弗逮乃所以啓肇
建也歟先儒有言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
欽惟皇上開物成務邁舜禹而軼漢唐區區近代之君
固無以議為也臣備屬北門職在紀事之成不敢以固
陋辭仰奉明詔以識歲月且推衍輿誦昧冒論著至若

神功聖德之盛沛恵澤以浸八荒資始資生上下與天地同流葢非纂河渠溝洫者所能髣髴也九月日臣文郁謹記

濬洸河記　　李惟明

洸河闕祀久漸堙平汶沙底平相較反崇汶三尺許山水漲後其流涓涓幾不接會通汶歲築沙堰遏水如洸堰尋決而洸自若所在淺澁漕事不遄至元四年戊寅秋七月漲潰東閘閘司併上之分監遣壕寨李讓相度

截斗際雪山麓石剌餘十有八里堙淤為尤揆日較工知監力濬不易因言分監倩有司贊翼功庶可就監丞馬兀承德為覆實備關內監稟中書允發泰安之奉符東平之汶上一縣夫六千餘期濬五年春朔閘未遑冬監丞宋公伯顏不花文林分治會通役先上源洒掄豪寨官岳聚統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底潤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如式公以令史周守信奏差不花驛來任之而聚也勤敏厥職監守者不迫趨事者

不緩居者不擾役者不勞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水濟會通漕運無虞汶上尹王侯居敬輩狀其實徵文以記余泰部民義弗獲辭余聞論者謂堰壅沙以致堙洸河是得其一未知其二也近年泰山徂徠等處故所謂山坡雜木怪草盤根之固土者今皆墾為熟地由霖雨時降山水漲逸衝突沙土萃貫汶河年復若是以致汶沙其浩浩若彼而洸因以淤澱也設無堽城堰洸自爾奚獨尤彼也聞司不知虞此直以水之盈縮民之利害

為節而開閉之非知所先務矣要之洸河既濬宜令閘司嚴飭閘板謹杜閘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後撤堰石底流又閘口漲落扒去淤沙不使少停閘水益深俾洸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役閘似繁濬洸實爾此源潔流清而永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澱有甚於今日矣梗漕勦民後將有不勝其淘濬之患謹記

重脩洸河記

洸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溷奔徑入于洸此洸所以淤塡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濬自牐口至石刺事鐫于珉然洸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

得壕寨岳聚所度自石剌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准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為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迺請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紀其歲月

重濬會通河記　　趙元進

前至元二十六年開挑會通河道南自彳徐中由於濟北抵臨清遠及千里各處脩築閘壩積水行舟漕運諸貨官站民船俱得通濟北河殊無上源必須疏瀹汶水來注于洸決引泗源西逾于兗南入于濟達于任城合新河而流迺者山水泛漲上自堽城閘口下至石剌之磧蔓延一十八里淤填河身反高於汶是以水淺幾不能接漕運今至元五年冬十月都水監丞宋公韓伯顏不花擢陞斯職遂差壕寨梁仲祥詣彼度其里步計其

人工時方氷沍地凍難便爲力越明年春二月選差壕寨岳聚監董本監并汶上奉符等縣人夫七千餘名備糗糧具畚鍤挑洗各處河身之淺公乃親督其役朝夕無怠五旬而工畢汶泗洸濟之水源源而來湊乎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閘二座中央天井廣袤里餘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内常儲水满溢方許放牐近年漸以淤澱瀦水甚少今復淘濬已深水常瀲灔以寛櫳艤夏四月公又率領令史奏差廵視源閘北元

有濟河舊跡河身填平水已絶流再委壕寨岳聚領夫千名挑去泥沙衍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往來無礙百姓大悦持狀請予為記予乃採摭其實而書之用覘于後

河防記

歐陽玄 翰林學士承旨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竝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

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浸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請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

北隄以制横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脱脱韙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東滙于

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
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
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
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
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
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
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
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

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雖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脩築補築之名

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木用栰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序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

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黄陵岡至南白茅闢生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而取匀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至黄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黄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

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四里村抉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四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賛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賛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十六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抉口脩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

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囓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一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

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脩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脩大隄剌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剌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刱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

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埽隄竝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縈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

多至萬餘匀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
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
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
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
河濆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
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
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
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

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

管心索如前羈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

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
多寡厚薄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
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脩
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竝行埽大
隄廣與剌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
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
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
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

五尺通高七丈竝𠛬築縷水横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剌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剌水大隄西抵西剌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五尺脩黄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内𠛬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葢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脩北岸西由剌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

中流深三丈餘葢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涌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絶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

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横木三道於頭梔皆以索繼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梔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梔復以木樁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垜以繼之石船下詣實

地出水基跕漸高復卷大埽以厭之前船勢略定尋用
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其勞無少
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
椿用纜四埽及絡一如脩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
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
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
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脩至河口
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豗猛疾勢撼埽基陷裂

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奬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絶流故道復通又於岸前通滙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欄頭埽之後復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於小石白闌土牛相伴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

之後自南岸復脩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
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
如比櫛𨈟前埽之旁每一步置一轆軸以横木貫其後
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横木上密掛龍尾大
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凘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
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
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
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脩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餘里脩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脩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

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樁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
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
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千二
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
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
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
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
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樁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鉤

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樁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曾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濵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

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勅脩河道功完之碑　明徐有貞長洲人武功伯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

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輿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捄也今欲捄

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九里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𡼳之涯由李𡼳而上又二十里而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瀦之潭乃踰范曁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

以接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工揵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

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
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欐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
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
而出諸川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
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
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
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
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

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泚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貢力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緪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觔倍之藳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

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葢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佐工部主事臣鍘參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兹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爵神祇而

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常備員翰林國史身親豫之不可以嫌故

自轂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蔀以蒙見沬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虵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遡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

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有缸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奠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兹貞石昭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

有貞之治水於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命於

景泰癸酉之冬經始於甲戌之春收功於乙亥之夏而告成於其秋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管臺事丙子春有貞請勑載至乃擴前功益為大水之備時方暵乾衆莫喻其意頗以為過防及秋而大水洊至泗汶淇衛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兖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日逮冬始平運河南北餘千里故隄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堰獨巋然而存嶷然而安其旁近城郭田疇皆恃焉而免墊役之患以水之

來有所扞而去有所洩也於是東兗軍民耆老合辭以請今兹之水葢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耋之人所未嘗見也非隄與堰為之保障非閘與渠為之排解吾田吾廬其浥潰矣吾耋吾倪其魚鼈矣彼四方之舟楫往來於斯者乃亦有曰昔也沙灣如地之獄今也沙灣如天之堂之語而况吾斯土之軍民乎哉而吾儕小人竊伏計焉惟水之變不測如今兹之溢以龍灣六閘洩之而猶未盡也以故感應祠之𨀤隄又頼公為之捄築焉

徵公在是其不又將延患累年乎顧及今規畫而益為之防吾軍吾民幸甚有貞曰唯唯月中既築感應神之歟而作堰月之隄鼇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埽法略等復行度東昌龍灣六閘之上官窯之口置閘一䟽新渠而屬之篤馬東平戴廟之津置閘一䟽古河而屬之大清并前六閘為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探禹遺之秘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為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天

造制物宜辟神姦其道竝行也既訖工有貞將歸奏於朝而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其既成矣經久之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有成也必題其名願以碑之有貞乃言曰於乎是惟吾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雖然有貞聞之士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徒食君之禄受君之命而幹君之事哉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

重吾徒而弗盡其心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吾徒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為中國患者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賈魯是已圭之治河無所攷見然觀其以鄰國為壑則悖甚矣延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皆

塞之之具初無得乎行水之法矧當世季民窮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安之策卒之為元召亂是又可以為戒者惟景之㵎流分水頗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河患方之於彼其特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為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惟聖明聽納臣言而大賚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後題諸從事大夫士之名於

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任者知所法戒云爾是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正隄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堰一蓄水之堰三截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洩水之渠五制水之閘二放水之閘八若其備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則具載前碑茲不重出

弘治庚戌治河記

王 與 武進人吏部尚書

上即位改元弘治之明年己酉秋七月河決封邱泛金龍口溢開封諸郡邑璽張秋湊會通河之長隄廵撫山

東都御史臣錢鉞以聞上命南京兵部左侍郎臣白昂為左侍郎授之璽書俾往治之時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為三其大者切近汴隄之西北偶合沁河泛陽武封邱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陵睢州歸德虞城永城夏邑碭山蕭縣而下徐淮其次者横流於封邱之于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患於德州滄州興濟青縣静海天津始入于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而不

通舟楫若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上意以汴梁為宗室藩省所在漕河為京師饋餉所由而被災郡郡為億兆生靈之所聚其繫尤重且急致廑聖慮省躬脩德圖惟治平乃命戶部撙邊庚之糧價計河南之儲積得白金一十七萬八千餘兩以備資費及諭臣昻以疏濬脩築改圖之方尤惓惓以撫綏為要臣昻於是祇承德意敷宣於衆經畫考量僉謀克協時維寒沍預令有司集財用繕工具迨明年春乃大發

夫卒河南得五萬三千山東得一十一萬南北直隷共九萬有奇預戒所司役其富而舍其貧日食給以官廪故皆讙呼子來而鎮守廵按三司若御史臣杜忠臣陳寛臣張晃臣陳壁臣鄒魯臣馬良玉布政使臣王道臣吳珉臣徐恪按察使臣侯恂副使臣傅希說亦罔不同匡濟且選有司之良以分董其役既而河倏北徙去汴城者三十里金龍抉口日自淤塞然後人力可施而地理之宜不可以不審也於是奏舉欽天監漏刻博士臣

李源以相度之而以布政臣岫副使臣曉綜北隄之役自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凡五縣環而築之亘三百餘里高則因地之崇卑由七尺以及丈餘廣則視水之緩急自七丈而至十丈以防張秋之衝激以衛諸郡之泛溢若汴梁之舊隄歲漸卑薄乃以僉事臣俊都指揮臣劉勝董之增其高以尺計者自五而至七益其廣者皆五丈保障既固而向嘗為遷省之議者無事於行矣開封知府臣衛英同知臣劉悉經理之副使臣曉又

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仍環繞於皇陵祖陵之前合淮以入海又奏舉南京兵部郎中臣婁性之雎河自歸德至宿州下睢寧出宿遷以入運河疏濬脩築綜理益密主事臣謝緝築塞蕭縣之徐渠等口皆所以殺黃沁二水侵汴徐之勢臣昂又以為東兗徐淮河間諸郡皆古九河所經之地其故跡已湮而陝西山西河南諸水皆源源而來以通諸海惟淮河直沽二道來者多而逝者少泛溢之患亦勢

所必至盡亦經理其地南自徐州北至天津時有工部主事臣萛騘築隄濬河於濟寧之境添石壩於各閘之旁巡河御史臣孫衍郎中臣吳瑞開複河三十里於高郵湖隄之東畔以免風濤之險脩陳雷諸塘於揚州之域以興水利副使臣綱濬東平州戴家廟之裏河四十里參政臣純東昌知府臣趙琮鑿裏河十其一於東昌至博平者一百二十里一於張秋之北者二十里餘八各數里有奇俱下大清河以入于海副使臣仲宇於德

州之南四女樹鑿裏河二十五里至古黄河之九龍口
及管河郎中臣吳珍河間知府臣謝文於滄州之境亦
開土河共為十四每河口各建減水石牐以節運河水
利盈則泄之于海而東兖德滄之水患以紓縮則蓄之
於河而漕艘商舶之運行益利隨河脩隄二千餘里隨
隄植柳百萬餘株又以管泉主事臣黄肅參政臣紀濬
萊蕪諸泉一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大名知府臣李瓚
亦築長隄以障沁衛漳河之暴水竝始事於仲春僝工

於首夏工傭稍食之資材水竹石草葦百物之費皆取
官羨餘而不科於民總為穀粟二十五萬餘石白金二
十萬餘兩其費出河南脩隄備者不及八千兩而猶存
一十七萬餘兩為賑民之用若臨清會通河大閘歲又
頹圮復偕都御史臣鉞議新之且遷置於衛河之濆去
舊址百餘丈以衍其内足以容舟楫便漕運而以郎中
臣珍主事臣陳玉副使臣仲宇程其工推官臣戴澄知
州臣張增則集其事不三月而工亦完繕上聞是役既

成乃遣使齎香帛命臣昻代祀大河之神臣㑹適以公事自南都入朝道經東昌知府臣琮述其顛末請為之記嘗試論之河自崑崙入中國沿洄數千里其奔放逸悍之勢蓋觸處皆然此有事四方者之所駭矚自瓠子之決金隄之潰以迄於天臺梁山之溢其激射浸淫之患亦無代無之此稽古者之所深慨自都水有監河渠有署自時厥後或遣使按行命官監治其施功當時敷被後世者亦時復有焉此又志功業者之所艷慕如臣

昴固其人也矧又重聖明之簡注羣賢之協賛者哉是故宜其役不踰時纉有成績以上紓當宁之憂下庇蒸人之生非偶然之故也是為記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宜興人大學士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黄河支流决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暨弘治六年復决於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

而下率多淤洄舟楫不通今上以為憂既勅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勅内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不可捄僉謂宜急先務迺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胥濟歲運賴以不失及冬水落迺為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植木為表多施大索衆埽交下兩岸漸合中流用船雜寘土石鑿而沉之壓以巨埽

蕢土以實其罅役夫畨代閲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於外則甃石樹栰累箑而固之又於其南爲石壩以備宣節於上流爲重隄以防奔潰至是運道復通而舊決皆爲陸地矣初議以安平之上流爲黄陵岡黄陵未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激再塞再決羣喙洶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上累遣奬勞賜羊酒金幣諸物易鎮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神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脩祀事是役也凡用

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斤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於朝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興賜歲禄二十四石爾鋭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禄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參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僉事廖中為副使暨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勑臣溥為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

臣故叙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平埽故事用復明命且儆于有職者系之以銘銘曰河出西域亘行域中土疏水遷廣武之東虞周世邈漢患尤數歷宋至元治法益鑿我明北都會為漕渠再決張秋四紀之餘自西徂東赴海如注渠流中涸南北殊路帝命在廷惟內外臣來諮來營以極艱屯乃疏其源乃塞其決羣工具與百慮或竭斷石於山伐木於林賁土於橐載積載沉至再而三功乃克就故漕復通萬艦交轃奏章北上勞使南

行天子有命錫之嘉名坤靈效順河亦南徙水菑告平民乃寧止民贊且頌良臣之勲臣拜稽首天子聖神皇不自神予民父母匪天惠民孰我能佑隄石巖巖川流淙淙惟兹安平永鎮東邦

安平鎮治水功完碑　王鏊長洲人大學士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咽喉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

決黄陵岡潰張秋隄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絶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秖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涖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戳掉失度人船滅没鋭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

艫相銜順流畢發懽喜載道事聞璽書奬勵乃始議築黄陵岡之決初大梁之北為汴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黄河東流入淮其後黄河忽溢入汴合流以北遂決黄陵岡以及張秋鋭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塞於是浚河及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于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入于徐於時向冬水且落迺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

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鍤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自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隄輔以榥柱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隄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九千有奇木三萬七千薪為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次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臣與臣鋭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

祠鎮曰安平鎮命臣鏊紀其事臣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翼翼皇都殿此上游漕輸東南艨艟來浮黃河奔溢勢
如萬馬逐囓黃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
大夏汝鋭汝輿協謀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
屬迺相迺巡迺釃迺鑿既隄黃岡張秋乃築維天與時
維人効力神謀鬼輸隤林菑石昔事之始訛言震驚不
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假其如山功成
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忛忛安

平新命乳虔四方攸同於萬斯年

黄陵岡河工完之碑　　劉　健大學士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黄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損南北運河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于海由是運道淤涸漕舟阻絶天子

益以為憂復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内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鋭俾銜命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祗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於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黄陵岡在張秋之

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
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河道
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
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
分水勢漸殺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黄陵岡以上凡
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統之按
察副使臣張鼐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隆等口按
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黄陵岡而臣

興臣鋭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羣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黄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塞之後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黄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萬二千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

二百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興等遂具功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名為安平賜臣興禄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鋭太保兼太子太傅禄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乃從興等請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黄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

工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岡臣
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者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
皆積久而後成功㦤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
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濶奔放若不可為而築塞之
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
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
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覩玆惠政誠不可
以無紀述謹摭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

水河其最大龍門底柱猶未為害太行既北平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奧稽前代築脩屢起瓠子宣房實肇其始皇明啟運亦屢有聞安平黃岡奏決紛紜壞我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亟乃命憲臣乃弘廟謨諄諄戒諭冀効勤劬功不時上復遣近侍繼以勲臣俾同往治三臣協力兼采羣謀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既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閑水由故道河患斯平運渠無損舟檝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

恩典昭晰惟兹大役不日告成感召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蔦靈咸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夏鎮新河記

徐　階　華亭人大學士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于是沛之北水逆行歷湖陵孟陽至穀亭四十里其南溢于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隸

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闓之司屬暨諸藩臬有司治之得
今萬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舠凌風
雨周視河流覘復沛渠之舊而時瀦者為澤淤者為沮
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嘆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
下甚不獨今不可治也即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
没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
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

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迹尚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為復舊渠便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勑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詔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為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而實下道

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隄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九減水閘十有六為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為壩十有三石壩一隄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四萬一千六百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為石隄三十里又疏支河九十六里一千六百餘丈脩其隄六千三百四十六丈而運道復通由徐達於濟舟行坦

然視舊加捷陷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於東南漕運者葢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兹一線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弗論即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由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為方命或以為厲民譁之以衆口撓之以貴勢誣之以重謗脅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

自保况敢冀渠之成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夫久遠之策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實其謀之非迂然則兹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堯盡舍其前人堙塞之圖而創為疏導之說彼其驟聞焉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堯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頼之績奉玄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平雖謂堯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

世之文人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堯嗚呼此堯之德所以為無能名歟洪惟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兹渠功德之隆較之帝堯可謂恊矣階曩歲備員内閣甞屢奉治河之諭邇者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為之記且以告夫脩實録者役始于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於次年九月初九日用夫九萬一千有奇銀四十萬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孫公慎潘

公季馴綜理於其間者工部郎中程道東游季勲沈子
木朱應時凃淵主事陳楠李汶吳善言李承緒王宜唐
錬張純參政熊稃副使梁夢龍徐節胡湧張任陳奎李
幼滋僉事董文寀黎德克郭天祿劉贄竝列名左方

北河紀卷三